

## 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

——以莫言为例

奖词是:

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述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

这里强调的是莫言小说思想的深刻性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功能。这一视角表达了西方阅读莫言与我们的区别。因此,在国际化的语境中,不同的视角发现了评价莫言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西方的声音或尺度,已经进入了莫言经典化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经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国际化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强势文学国家的评价尺度和发出的声音,对我们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它甚至比我们自己的批评家更容易找到知音或信任感。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国际化语境背后隐含了一个悖谬的现实: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希望被世界承认,或者说被世界强势文学国家承认,因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必须是世界的;另一方面,经典的标准究竟由谁制定?如果这个质问成立的话,那么,在文学的范畴而言,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学,我们仍然不能摆脱“跟着说”、“接着说”而难以“对着说”的命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学国家,成为一个对世界文学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国家,道路确实还很漫长。

中国文学形象的改变并不始于莫言,有研究者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一直在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中。也正是这一过程的

积累,使莫言在2012年大获成功。尽管在葛浩文看来诺奖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被放大了:“这么多人对这个奖如此痴迷地关注令我感到不安。对于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人来说,是否获得此奖已经关乎整个民族获得承认或者遭受轻视的地步。其实,这只是一个关于某位作家(或诗人)作品的奖项。”但是,不仅中国人不这么看,事实上整个国家社会也不这么看。莫言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学的形象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表面看来,新闻报道里的莫言已经是来自中国的文化英雄,他开始被世人瞩目。一个新的莫言在这样的境况中诞生,但是,这背后隐含了太多的文化密码。或者说,如果没有几十年同西方文学界的交流,没有文学基本观念的沟通和共识,这个结果是不能出现的。近些年来,“中国经验”话题被一再提起,似乎“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神秘武器,是中国文学引以为傲的全部资本。其实,这一观念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观念一脉相承。事实是,“中国经验”必须为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照亮才会焕发出“世界文学”的光彩。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经验不被思想或价值激活,也只是一堆毫无生机等待书写的材料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观念是文学的魂灵,有了这个魂灵,文学才会飞翔。因此,莫言的成功与其说是本土经验的成功,毋宁说是莫言小说价值观的胜利。

莫言的创作得到了普遍认同,也得到了国际文学界的尊重。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教授杜特莱(Noel Dutrait),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他曾将中国新时期作家阿城、韩少功、苏童、王蒙、莫言等人的大量作品译成法文,并多次获得重要翻译奖项。杜特莱教授称

□孟繁华

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莫言作品,后来翻译了《酒国》等作品。由于杜特莱等人的努力,莫言的作品有15部被翻译成法文,《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等都在法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酒国》被法国媒体誉为“小说中的小说”。这些作品也让莫言在法国享有极盛声誉,使他的作品成为法国人阅读中国作家作品之最。80年代以降,中国作家的导师都是欧美作家,只有中国作家不断向欧美作家致敬。但是,莫言改变了这样的局面。

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说:2012年10月以前,除了一些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以外,谁也不认识这位著名的作家(莫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俄罗斯人对他作品的兴趣陡然变大,尤其是他的第一部俄译长篇小说《酒国》就在这个时候面世了。莫言像一颗闪亮的星星冲进了俄罗斯文学苍穹。大量各种各样的反响几乎爆棚了。俄罗斯文学短评《丰乳肥臀》位列前十,还入选2013年5部最有趣味的作品之一。《丰乳肥臀》从2013年初以来一直是畅销书。总的来讲,在俄罗斯,全国各地都开始认识莫言。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被问到最喜爱莫言的哪部作品时说:“这就像要我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喜爱的一样难。《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我可以如数家珍,不过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莫言获诺奖确实是中国文学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的形象从此得以改变,过去只有向西方致敬的悲怆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在文学领域,我们终于可以和西方强势国家平等对话——这就是中国文学新的历史。



□李春雷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证词”,文学方阵中的“轻骑兵”、“重武器”,不能没有反思和担当,不能缺少思想的硬度和精神的钙质,既要有文学的芳香,更要有真理的声音、文明的亮光。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魅力的作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平凡之美、生活之美。

近年来,报告文学和其他文体一样,既有在思想艺术、朝气活力、群体队伍上值得褒扬点赞的健康态势,同时,也有软弱空洞、撑不起思想灵魂,或苍白僵硬、鲜见动人心魄处,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等思想和艺术上的痼疾新病。在读者眼里,淡化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关键意义,沦为简单的“歌德文学”、“广告文学”、“空壳文学”。

分析原因,这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诱惑下,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背弃初心与尊严,丢掉纯碎的文学理想信仰,任傲骨萎缩,让媚俗迎面,抛下个性风格,群体追名逐利的无奈和悲哀;另一方面,是作家学养、识见、胸襟的普遍单薄和狭隘。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的小说、随性的散文,它立足当下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又超越快捷新闻的浅表写实,是一种见高度深度、见思想灵魂的难度写作,这就要求作家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纯熟的文学功底、专业的知识积累,更要有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沉甸甸的“三观”无疑是构筑报告文学这一庞大纪实、纪史工程的基本素养。而我们不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恰恰缺乏坐冷板凳、读万卷书的精心修炼和学养积累,缺少深入生活的体悟、挖掘和沉淀。思想、学识和生活的浅薄、无知、空洞、苍白,笔下自然流不出深邃、精准、美妙、鲜活的文字。这也是目前报告文学作家年龄偏大,优秀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后继乏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重要原因。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脉,思想性是灵魂,艺术性是气质。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缺一不可。神圣、美好的报告文学,需要作家“心灵的采访”、切身的体悟、艺术的创作。早年报告文学的轰动和兴盛,是一代作家文人抱着“济苍生,安黎元”的家国情怀,秉持“人类高度,文明大道”的崇高理想,走出温馨的书屋,潜入危险的黑夜,奔赴火热的战场,追随时代脉动,体悟社会实况,向真向善向美,创作出的引领旗帜和精神灯塔。

与先贤名家创作姿态相迥异,现在,面对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社会,诸如改革、城乡、环境、医疗、教育、养老等需要沉下去采访、抚摸、体会、感悟的纷繁现实,我们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淡薄了,经典意识淡化了,没有一线的深挖细掘,缺失现场的感动震撼,无缘转瞬即逝的精彩情节,难耐精雕细琢、提炼升华之孤苦寂寞,耽于故纸堆里刨根源,文件柜里翻素材,茶烟之中等灵感,冥思苦想构经纬,浮光掠影,简笔速写。如此轻佻怠慢的态度作风,创作出来的作品思想上缺钙,不见铁脊梁,回避矛盾,不敢担当;艺术上缺美,没有情感意境,语言呆滞,结构松散,塑不出丰满的形象,形不成婷美的气质,营造不出撼人的气场。如此个别现象,让整个报告文学界蒙受诟病,读者群渐行渐远,尴尬面临边缘市场的寥寥冷清。

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是时代大河的中流砥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眼里要有深情,肩上要有担当,心底要有大爱,胸中要有使命,要俯首大地,主动到群众中去,接地气,打深井,挖宝藏。而后,仰望星空,虔诚把握报告文学的如椽之笔,纪实纪史,为人民放歌,为时代立传,为民族立言。

# “生如蚁而美如神”

□祝 勇

在自己的生命里,看不见我们生命起点和终点以外的事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孤立无援。

我们无法知道几百年前一个人的长相,无法触摸到他曾经真实的身体,无法与他交谈。我们今天能知道那些人的名字就不错了(只有少数人的名字保留了下来,绝大多数的名字消失在黑暗中),他们没有面孔,没有表情,没有五官,没有五脏,没有呼吸呼喊,不会吃喝拉撒。他们不准备回答任何提问,哪怕是很微小的问题,他们都无可奉告。

10年前我为中央电视台写《1405,郑和下西洋》纪录片剧本,我想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郑和船队200多艘船,是如何联系,以保持队形的?我查遍了许多史料,询问了无数专家,至今没有答案。

在时间中,许多常识都成为秘密。

所以,时间比空间更重要,也更可怕。

在今天,万丈红尘中,人与人的陌生,来自空间的距离。但人与人更大的陌生来自时间。在空间中,两个点之间是可以建立起连线的,无论多远,飞机、高铁都能抵达;但在时间中,我们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十分想见苏东坡,想以一个粉丝的名义,找他聊聊天,喝点小酒,但时间剥夺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博尔赫斯说:“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他说:“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没有时间,一切都不存在了。



有人说,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比人与动物的区别还要大——我又忘了是谁说的。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这个辩证法,我们古人早就总结过:“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中国人相信缘分,一个人是否能与另一个人建立内心的联系,就看有缘没缘。我相信假如有缘,不仅可以千里相逢,也可以千年相伴。

文学就是我们的缘,是与失联的人们重新握手的最佳方式。因为文学即是人学,身份各异、处境各异、年代各异、形状各异的人们,都有着最基本、最朴素的感情。比如在饥饿、病痛、死亡、性爱这些问题上,所有人的态度和反应都是一致的,像李敬泽在评论一位作家时说的,我们“身处一个混杂、矛盾、生机勃勃的世界”,“面临多端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一切都汇集于一个人的内部”。只不过每个人解困的方法有别而已。庄子鼓盆而歌,表达的是他对死亡的态度;王羲之写《兰亭序》,也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寻求永恒,来对抗死亡的压迫。

感。现在我们记住了他们解困的方法、面对命运的对策,却忘了那困境本身是什么。我们就像一个蹩脚的小学生,整天忙着背答案,却忘记了题目本身。

我相信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文化巨人,他们与世界周旋的路径有异,终点虽不一致,起点却是一致的。无论多大的腕儿,都是属于人间的,他们的作品可以有神性,但他们面对的问题却是人间的。叶嘉莹说李白是“仙而人者”,苏轼是“人而仙者”,基本上都是半仙儿,但至少还有一半是人。他们的精神在天上,肉身却在人间,也都有俗人的欲望与情感。因此,假若我们以文学的方式与他们倾谈,没有必要上来就秀艺术造诣,装大尾巴狼。我们可以从失恋,或者从一次失魂落魄的出走开始。我相信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蹲在御史台的大牢里也哭过、痛过、绝望过,经过了这样的痛哭与绝望,才可能有“大江东去”的开阔与豪迈,在穷困潦倒的黄州时期,他才可能过得那么安静与恬淡。

这让我想起诗人顾城的一句诗:“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人生像蚂蚁一样卑微,但人可以活得像神一样美。中国历史上的大艺术家,无不是从命运的一极(“生如蚁”)奔向另一极(“美如神”)的。“生如蚁”是我们的宿命,“美如神”却是对这宿命的回应,是对命运极限的超越。他们成功了,所以被历史记住。但我们只记住了他们的成功,而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经常引用卡尔的一句话:“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但卡尔的话里省略了主语。在此,我想做这样的补充:这样的交流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所有的逝者都是(或都曾经是)活人——而不是死者之间在彼此问候。因为交流双方都处于动态中,这样的交流才会变幻无穷,精彩纷呈。

文学既是个体性的创造活动,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同时,它又是联系所有一一包括古今人物的纽带。除了文学,找不出其他任何事物能够将古人与今人联系起来。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时代的逻辑学,它以一种理性的目光打量过往的一切,并且把它们纳入一种结论。历史学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它探索过去时代的秘密。但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写作,就是把历史的知识与结论照搬到文学上。在这样的写作中,人与人经常是没有联系的。他们往往只是附着于事件之上的零件,或者,只能依托于理论而存在。所以,即使在当时,他们也是分开的,各自为政,以至于后人无法理解,历史究竟是如何在不同人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到今天的,更无法解释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那个复杂而神秘的偶然。

我们常会听到一个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文学中,把历史规范化、空洞化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在历史中,只见硬邦邦的概念而不见人影晃动。过去变成了空壳——一个没有家具、没有装饰品,更没有人在活动的空房子。没有人活动的地方,我们通常叫作废墟。

这样的虚无等同于一个空间上的废墟,那废墟伸手不见五指,在它的内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但更大的废墟是建立在时间之上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让人与人脱离联系的机器。在时间的作用下,我们必然与古人脱离联系。时间无始无终,在我们生命开始前就开始了,在我们生命结束后还没有结束。我们站

(上接第1版)

## 一身军装,一份深情,心系军营“风花雪月”

一年前,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军人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他跟着走、往前行,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从20多岁创作第一首空军题材歌曲《我的银燕是祖国造》,到《我爱祖国的蓝天》《我就是天空》《送我们的英雄上蓝天》《云中漫步》《云霄天兵》《军营男子汉》……阎肃创作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写部队、唱空军的,这些歌曲说出了战士的心里话,写出了战士的真感情,让战士们发自内心地去喜欢、去传唱。

阎肃常念叨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然而,前些年一些军队文艺作品“硝烟味”淡了,讲时尚的多,讲兵味的少,讲流行的多,讲战味的少,甚至俗味比军味还重。这让阎肃“着实感到有点寒风飒飒”,他决心以歌声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于是一曲《天职》豪迈而出:“哪有那许多相思眼泪?哪有那许多离别柔肠?当我们勇敢地踏上战场,胸膛里喷泻的是雷是火是钢。军人的步伐走向胜利,军人的抱负天下兴亡,军人的气魄慷慨豪壮,军人的天职保卫国防……”阎肃始终认为,“军队的文化表达如果不‘姓军为战’,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2010年,阎肃80岁,文工团下基层演出,为照顾他,

没把他列入名单。他得知后急了:我的腿虽然不能蹲,但还可以走,带上一个坐便器,我哪里都能去。阎肃常说,每个时代都有催征的军歌,一首好军歌就是一支冲锋号,作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最广阔的战场在“前线”、最远大的抱负在“前线”,最深厚的情怀也在“前线”。为此,他一次次奔赴“前线”: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赴哨所。65年来,阎肃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的部队。基层提出来的要求,阎肃有求必应,他老说:“一些专业场合我们可以推,但基层官兵的心不能冷。”

在空政文工团,为了帮助年轻人尽快成长,阎肃不仅在艺术上把手、面对面毫无保留地传授,而且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引导年轻演员。歌剧《江姐》5次复排,他都始终默默地站在幕后,用心把一代代“江姐”送上舞台、踏上艺术大道。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空政文工团涌现出词作家石顺义、车行,作曲家孟庆云、姚明,青年演员刘刚、王莉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前不久,和阎肃并肩战斗一生的战友、作曲家姜春阳,听说阎肃参与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经常忙至深夜,非常辛苦。老战友牵挂阎肃,便打电话问候:“老伙计,85岁的人了,悠着点,当心身体。”阎肃回答:“我还得干。”说完,用浑厚的嗓音有力地唱到:“云海大无边,蓝天多辽阔,任我飞行任我走,一双银翼保卫祖国。迎着太阳高声唱,我爱这战斗的生活。”这就是阎肃,歌为心声,歌如人生。

本报讯(记者 王宽)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共东方歌舞团演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何利山执导的大型环球情景秀《东方之爱》,将于12月14日至17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

《东方之爱》由3个情景表演、5个世界风情舞蹈、7个世界风情音乐以及特色乐器表演、高难度杂技表演等10余个节目组成。据介绍,该剧以“爱情”为主线,通过一对年轻情侣的寻爱之旅,将世界多个国家的风情歌舞串联一体,不仅以当下的视角让各国歌舞焕发出新意,更以独特方式诠释了“爱”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演出还将“互联网+”的时代理念与传统的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并吸纳了手机、二维码等年轻人熟悉的元素,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是对全新综合性舞台表演形式的又一次大胆尝试。东方歌舞团核心创编团队和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代表都将倾力加盟,共同为观众呈现这次梦幻穿越的寻爱之旅。

## 第三届“北大培文杯”写作大赛启动

本报讯 11月22日,第三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在京启动。组委会公布了本次写作大赛中英文初赛命题。中文写作命题有两道,要求参赛选手以“不曾发生的事”为题或根据诗歌《鸟笼》进行写作,英文写作则给出了“*A Secret that Cannot be Told*”和另外一段讲话作为两道题目。

据组委会介绍,中文写作大赛将于明年5月截稿,6月公布300名晋级决赛选手名单,7月举办决赛和颁奖典礼。英文写作大赛则以初赛、复赛和复活赛的形式,决出300名晋级决赛选手,8月举行决赛和颁奖典礼。启动仪式上,汇集往届大赛优秀作品的《倾听未来的声音》(第2季)与广大读者见面。该书主编曹文轩肯定了获奖选手们的创造性思维以及较为出众的写作能力,并阐释了自己对创意写作的理解。

## 东区故事O2O音乐体验空间揭幕

本报讯(记者 王宽) 11月15日晚,由乐视音乐与城市理想联合打造的东区故事D·Live生活馆在京揭幕。作为一家时尚的O2O音乐Live体验空间,该馆坐落于北京751艺术核心区,将音乐现场演出与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力求打造全新的音乐流行文化。

乐视音乐近年来致力于推广“音乐+科技+互联网”的融合创新体验,城市理想则是城市先锋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双方此次达成合作意向可谓不谋而合。据介绍,东区故事D·Live生活馆将采用智能科技的交互方式,整合线上和线下用户入口,紧密结合乐视音乐的IP内容,着力推出以用户需求为主导的主题性定制现场演出及音乐分享会,并积极整合娱乐、休闲、演艺等多种形式的业态资源。

作为时代“证词”的报告文学